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889

18 February 1976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八八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 上午十一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莫伊尼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理事国：贝宁

帕基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法国和索马里关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事件的来信

(a) 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961)

(b) 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969)

主席：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索马里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索马里代表，哈桑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还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刚才列入议程的项目，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安理会同意邀请我刚才提到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埃塞俄比亚代表，易卜拉欣先生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在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议刚才列入议程的项目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今天早上我收到了索马里常驻代表的一封信，信中证实了他昨天向我口头提

出的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的要求。这封最新的信件，将当作S/11987号文件在会议期间分发。

自从收到我们今天议程上所列日期为二月四日和二月五日的两封信以后，另外又收到法国代表和索马里代表就这个问题寄来的下列信件：S/11965号文件内载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S/11974号文件内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977和Corr. 1和Add. 1号文件内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一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和最后一件S/11979号文件内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法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安理会应回顾二月四日，法国代表团奉其本国政府的指示，曾写了一封信给你，该信已以S/11961编号印发；在该信里，法国代表团曾通知你说，二月四日，在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土与索马里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地区的洛亚达边防站，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件。

“法国部队正在营救被虏作人质的三十一个儿童所乘坐的一部公共汽车时，受到索马里境内重武器的射击。他们为了自卫和保护这些儿童，不得不还击。”（S/11961）我奉我国政府的指示，曾请你作为极端紧急的事项，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这个严重事件。不过，由于这个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后果，而且当地情况已恢复正常，所以我们认为安理会无需立即开会。但是，在你进行协商时，我们曾表明，我们保留在情况有需要时请你就我们的请求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利。

二月五日，索马里代表团提出所谓的法国部队对洛亚达边防站的侵略，在一封以S/11969号文件散发的信里，详细叙述了该事件，并要求安理会加以审议。

二月十日，这个代表团在以S/11974号文件散发的第二封信里又提出它的指控，并且提出了一份据称在二月四日事件中死亡或受伤的索马里国民名单。

法国代表团绝对不接受这一侵略指控。为了消除任何误会起见，它认为有必要将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告诉大家。

二月三日星期二，上午七时，四名声称属于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的武装恐怖份子，在吉布提近郊绑架了三十个年龄从六岁至十二岁不等的儿童。这些儿童当时是在一辆学校接送学生的汽车上。这些恐怖份子命令车上一名负责护送这些儿童的成年人下车，然后用武器威胁，强迫司机开车疾驰冲过警察设置的障碍物，向索马里边界驰去。警察接到特别是儿童护送人的报警后，立即追逐这辆汽车，可是，因为绑架者用自动武器向他们扫射，所以无法追上。

从恐怖份子夺取公共汽车的地方到索马里边界有一段大约十五公里长的坏路。在这辆校车到达法国边防站之前，边防站的岗哨人员曾把一辆汽车横停在小路上；这辆汽车之后设有障碍物；障碍物后面通到属于法国管辖范围的一块荒地，这块荒地处于法国边防站和索马里边防站之间，两者距离约二百五十公尺。公共汽车因此不得不停下来，并且马上被用直升飞机载运来的增援部队包围起来。这四名恐怖份子在表明他们的意图之前，先要求把公共汽车开到这块荒地的当中、离两个边防站同等距离的地方。他们恫吓说如果不满足这项要求，他们就要杀死儿童；他们又在公共汽车内放了几枪，作为警告，以表示他们的决心。他们的要求被接受后，他们立即又用他们的武器强迫司机把公共汽车开到距离索马里在边界上设置的与边界平行的障碍物十公尺至十五公尺左右的地方。

这些恐怖份子然后提出了释放儿童的政治性条件。他们声明，这些条件如遭到拒绝，他们将不仅要将这些儿童处死，还要“把他们割喉杀死”。二月三日将近中午的时候，一位自称是总部设在摩加迪沙的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副主席的阿卜杜拉伊·哈吉·阿尔奇宣布绑架这三十个儿童是他的运动所干的。另一位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的负责人也在摩加迪沙向蒙特卡洛电台的一名记者证实了绑架者的政治要求。

法国当局为了避免任何流血，已尽力谋求进行谈判。法国外交部长立刻找索马里驻巴黎大使，请他站在人道立场，促请索马里政府出面干预。另外，二月三日，法国驻摩加迪沙大使要求外交部长奥马尔·阿尔特先生予以接见。但是在四十八

小时内，一直无法同索马里政府接触。一直到了二月五日下午七时，他才能见到奥马尔·阿尔特先生。

二月三日那一整天，从吉布提到事件发生地点的法国政府官员曾经设法与校车上的四名恐怖份子进行对话，但是没有成功。这些人要求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的总书记到场；如果这个人不能来，他们似乎就要等该运动的其他负责人来。

二月四日早晨，索马里驻吉布提领事在索马里边防站过了一夜后，带了三名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的通讯员来见在离公共汽车不远的地方监视局势的法国官员。那位领事说这些代表来自哈尔格萨。这些人向法国官员提出一份用打字机打好了的清单，其中提出恐怖份子的政治要求，内容与绑架者所提出的并经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发言人在摩加迪沙重申的要求差不多一样。他们并指明，限定法国政府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满足这些要求，否则就要杀死这些儿童。

索马里领事曾被要求站在人道立场从中调停，但他马上就拒绝，并且说这是法国和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之间的事，他绝不愿意介入。

法国当局说，如果这些恐怖份子释放儿童，它就让他们前往索马里领土，但是绑架者从未表示愿意接受这项提议。此外，来自哈尔格萨的通信员还同那些恐怖份子一道共同持武器站岗，围住那部公共汽车和那些儿童。

二月四日星期三下午，这些儿童的处境越来越恶劣，他们的生命显然受到恐怖份子的行为的严重威胁，这些恐怖份子显得越来越紧张。法国当局因此决定采取行动，下令部队在该地作适当的布署。步兵和轻型装甲车在离校车二百公尺左右的法国边防站附近布防。特别从法国调来的狙击手也在边防站前面离公共汽车一百八十公尺的棕榈树下布防。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正时，五名枪手同时开枪，打死了在车内轮廓明显可见的四名恐怖份子和躺在车后地上的第五名恐怖份子。第六名恐怖份子这时从索马里的边防站冲出；他差不多和两名法国士兵同时赶到那辆车旁，这两名法国士兵是从棕榈

园跑来释放车里的儿童的。这第六名恐怖分子得以用机枪向本能地躺倒在车里的儿童们扫射，打死了其中一个儿童，打伤了五个儿童，并打伤一名社会工作者和那辆车的司机；随后他自己也被两名士兵中的一名打死。

发生射击之后的几秒钟内，一些法国士兵就从棕榈园冲出来抢救儿童，这时候，有两支快速自动武器从索马里境内边防站以东的一座小树林里向他们扫射。同时，几名安置在索马里边防站阳台上的枪手向这些法国士兵开枪。一名法国陆军中尉被击中受重伤。法国部队当然开枪还击；几分钟内，就打哑了那两支自动火器和阳台上的枪手。

S/11969号文件内载索马里信件所声称的法国部队攻击洛亚达村是没有根据的。法国部队只不过是索马里境内向他们射击的部队实行还击而已。说洛亚达的“所有建筑物”全被摧毁，也同样是虚假的：目击者可以证明该村至今仍然完好存在，没有受到任何损坏；这也可以从一架直升飞机在二月六日自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土拍摄的空中照片*清楚地看出来，这些照片正发给安理会各理事国。说法国部队劫持索马里海关人员或平民，也是虚假的。没有任何人被俘。可是，当儿童们被带回到吉布提的时候，发现其中少了一名。后来查明他是在那辆车靠近边境的时候被带到边境另一边的。

这个儿童被声称属于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拘留在索马里北部好几天。幸亏他已在二月七日被交还给法国驻索马里大使。我们乐于表示感谢索马里当局在交还这个儿童一事上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如果有索马里平民在法国部队和驻在索马里境内的恐怖分子同谋者发生短暂战斗时死亡或受伤，法国当局深感遗憾。毫无疑问，这些人不幸和索马里边防站附近和靠近这个边防站的那座小树林内的武装分子掺杂在一起，法国部队就是受到来自这些地方的步枪和机枪袭击的。这些人是这一袭击和对这一袭击必须作出的还击的受害者。关于这点，法国不接受任何侵略指控。

* 见S/11988号文件。

就在我们在这里开会的同时，我国正通过第三方进行会谈，以期恢复法国和索马里之间的缓和气氛，这是我们两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设性会谈所不可少的。法国政府除了希望同索马里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之外，别无他图。我们愿意随时参加摩加迪沙当局想要举行的任何会谈。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全体理事国都希望帮助法国和索马里恢复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利益的和睦关系。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索马里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的代表对我们提出举行这次会议的要求作出迅速的反应，并给我们机会向安理会提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控诉。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使得我不止一次请安理会推迟举行有关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对法国的控诉的会议的原因。

第一，我国政府决定派遣一个高级的政府调查委员会，对洛亚达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该委员会从二月五日到二月七日在现场进行了调查。

第二，正如我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一日给安理会主席的正式照会中指出的，一个第三方国家已与我国政府接触，愿意对我们两方的争端进行斡旋。我国政府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所以我们欢迎这一建议并迅速地在原则上接纳了这一建议。

由于在合理的期限内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进展迹象，又考虑到洛亚达事件后该地区的形势更趋紧张，我国政府最后决定重新要求安理会把这件事作为紧急事项来召开会议。但是，我国政府向安理会表示愿意接受任何进行认真和有意义的协商的倡议。

说过这些话后，现在我要向安理会谈到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了。

大家都还记得，仅在几个星期以前，当安理会审议法国破坏新独立的科摩罗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干涉科摩罗内政的问题时，我曾向安理会发言。我在有关科摩罗的辩论中，提请安理会注意下列事实：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一个强国，应该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护者，但却在威胁和恫吓一个小国。现在由于法国对我国所采取的行动，我不得不再向法国提出同样的严重控诉。

索马里的控诉主要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法国军队在装甲车的保护下，在法属索马里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上摆下了作战阵势，未经触犯便向索马里海关和洛亚达村发动攻击。法国武装部队发动了猛烈的火力攻击，并越过边界进入索

马里民主共和国的领土。索马里一方的人民遭到法军火力的滥杀滥伤。由于这场恶毒的进攻，造成十五个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亡，十四人受伤，其中有些受重伤。

我现在要详细地说明这一事件的真相。

二月三日上午，洛亚达海关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距离边境大约二百五十码的法国检查站有很大的骚动。他们听到枪声，然后看到一辆公共汽车驶近索马里检查站，后面紧追着几部军车。当这辆公共汽车开到离边境大约十米左右，但仍在法属索马里领土内的时候，突然停住了。他们看到全付武装的法国军事人员包围了这辆公共汽车，布好了阵势。在他们的后面有一些法国装甲车。

索马里一方的洛亚达海关人员作了调查，了解到这部载着法国学童的公共汽车，被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的一些成员所劫持。

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当天就送达摩加迪沙。索马里政府指示索马里驻吉布提领事进行斡旋，以确保儿童们不致受伤并得到释放。因此，当天下午，索马里领事在通知法国政府并得到其合作后前往洛亚达。他在洛亚达与劫持者接触过，但是他们说由于领导人不在，所以无法和他进行任何协商。因此，索马里领事拍了一封紧急电报去摩加迪沙，索马里海岸解放组织的三个特使应他的要求于二月四日上午一时从哈尔格萨来到洛亚达。

领事立即把这些人到达一事通知法国当局，同时这些人也得到允许走近公共汽车。虽然这些特使未能使儿童得到立即释放，但是他们说服了劫持者让孩子们获得食物、饮料、医药和其他象毛毯一类的被褥。

索马里领事于二月四日的早晨回到吉布提，由于和劫持者接触成功而感到乐观。他对儿童们将会很快不受伤害地释放充满希望。他促请法国当局不要采取仓促行动，因为一个高级的代表团当天就会坐飞机到摩加迪沙，下午就会抵达洛亚达，交涉儿童们的释放。该代表团将由索马里内政部长率领，并有索马里海岸解放运动的一个最高领导人陪同。

二月四日上午，索马里海岸解放运动的特使和法国当局继续在现场进行接触。

应当注意到的是，海关税警并没有参加协商。但是，他们能够通过无线电通信把他们的观察结果通知驻在哈尔格萨的区域总部。

这天早上在该公共汽车的周围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事，但是洛亚达海关工作人员看到法国当局显然在该地区集结了大量的援军。虽然这个地区的地面平坦，可是海关大楼二楼的平台却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所。

洛亚达海关工作人员包括一个文职海关局长和十个海关税警。在海关内没有驻扎任何索马里军队，在这个地区内也没有任何索马里军事设施。

在海关工作人员等候高级代表团从摩加迪沙到来时，他们继续日常工作。大约下午三时三十分，刺耳的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的轰击声打破了下午的宁静。海关成了法国军队猛烈攻击的目标。在几秒钟内，两位海关工作人员，包括局长，就在阳台上被打死。他们一直坐在阳台上，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当机关枪扫射海关大楼时，另外有三名海关税警也中弹毙命。这次最初的扫射并没有持续很久。在几分钟之内，法国部队及装甲车就占领了海关大楼和场院。他们向各个方向散开，断断续续地射击，朝着公共汽车和海关大楼后方约一百米的洛亚达村前进。当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结束时，发现法国军队杀死了十五名无辜的索马里公民和打伤了十四人。由于无线电发报机被毁，摩加迪沙当局并不知道这次袭击。

毫无疑问，对我刚刚讲过的洛亚达事件，安理会的各理事国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法国会采取这样极端的残暴行动？假如把侵略行为孤立起来看，这可能是令人难以明白的。但是那些密切注意最近几年来在那个地区尤其是在法属索马里发生的事件的趋势的人，必定会了解到这个事件不能孤立看待。这个事件只是法国不顾该领土是否将会获得独立，仍然企图在这个地区加强及延续其政治和战略利益的系统化阴谋的一部分。

法国意识到国际社会反对殖民政策——不论这些殖民政策是在法属索马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实施——而且也反对法国用以实施这些政策的任何方法。联合国大会、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但是法国无视这些地区性和世

界性机构的呼吁，继续在领土内推行这些政策。这些政策已经造成这么多的苦难、不公正和痛苦，使得该领土在和平与和谐的情况下取得独立的可能性一天比一天遥远。

主席：请法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要提出一个程序问题。我想提醒各理事国的代表，我们议程上的项目是法属阿法尔和伊萨斯领土与索马里之间的边境事件。我请索马里代表只谈这个问题而不要涉及法国在阿法尔和伊萨斯领土内的政策。那是法国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并不在今天的议程上。

主席：请索马里代表记住我们讨论的议程。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我仔细地听取了法国代表刚才就程序问题所作的发言。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我所要说明的事同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关，同时，正如我在几分钟前所说洛亚达事件同它的基本原因，也就是侵略本身的目标是分不开的。因此，我相信我有权讲下去，而且我所说的话也是在议程项目的范围以内的。主席先生，请你准许我继续发言，同时请你不要让人打断我的话。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不能同意索马里代表刚刚说的话。要是他仅仅讨论洛亚达事件，我会全神贯注地听取他的发言——自他开始讲话以来我便一直这样做了。但是我不能同意，在安理会集中注意洛亚达事件的时候，索马里代表提出有关阿法尔和伊萨斯领土的内部政策问题，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属于整个非殖民化问题的范围内的。这不是今天的议程。假如索马里代表希望的话，我愿意另外找一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我愿意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愿意直接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同意，在我们限于对洛亚达边境事件进行辩论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提到安理会。

主席：虽然我们了解到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是有一些自由的幅度，但是我认为议程上的项目是很明确的。我指的是索马里代表最初的信，这封信的确只限于讨论那次袭击事件。

因此，我请索马里代表尽量把他的发言维持在这次会议的议程范围内。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我谢谢你的话，但是我还是要坚持说，我的发言是在我提出要进行辩论的项目广义范围内的。我确信，假如安理会让我继续发言，就会了解到，我刚刚所说的话，是在我进行控诉的侵略的范围内的。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次侵略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一定有其原因。我想做的，是向安理会解释这个事件发生的基本原因。因此我吁请安理会让我继续发言。我坚决相信，我的发言是在正在讨论的题目范围内的。

主席先生，我等待你的裁决。

主席：我肯定安理会已经注意到法国代表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了。我早先已经说过，安理会的辩论有一定的自由幅度。但是，我建议索马里代表在不损害到我们已经同意的议程的情形下发言。

现在请索马里代表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从我就洛亚达事件所说的话中，安理会各理事国的代表会了解，法国意识到国际社会反对殖民政策——不论这些政策是在法属索马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实施——而且也反对法国用以实施这些政策的方法。

大家都记得，去年十二月五日，索马里国家元首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主席向法国总统呼吁，立即无条件地给予该领土人民独立。他提请法国总统和所有非洲国家注意，由于地方行政当局有系统地实施严厉的镇压性措施，该领土的紧张形势日益加剧。

主席：请法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不得不断然反对索马里代表进行他正在开展的讨论。索马里共和国主席拍给法国总统的电报要求法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给予阿法和伊萨斯领土人民独立。这封电报与洛亚达事件毫不相干，因为这一事件是由于恐怖分子劫持了一辆载有三十个儿童的校车，企图把他们当为人质的行动而造成的。我请索马里代表不要离题，请他只讨论洛亚达事件。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认为很明显地，我们很难把洛亚达事件同领土的政治形势分开。我相信，索马里代表把这一事件的政治背景告诉安理会是适当的。因此，我请法国代表让索马里代表继续讲下去。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对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刚刚的发言感到十分惊奇。我感到很诧异，因为他竟然认为劫持三十名在校车内的学童的行为可以用任何政治形势来辩解。任何政治形势都不能作为理由来辩解劫持三十名儿童或以杀害这些儿童或割断他们的喉管为威胁来进行敲诈的行为。假如利比亚代表的意思是能够用一种政治局势来作为这种行为的借口，那我就注意到他的立场了。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认为，假如我们不顾及一般性的政治和历史情况的话，就会很难了解法属索马里发生的事件。

利比亚代表团并没有说政治形势可以作为这一事件的理由。但是，为了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一事件并表示我们的看法，我们必须研究整个问题，而不能单单考虑一个孤立的事件，更不能利用这个事件来作为反对一般的解放运动，特别是法属索马里解放运动的政治宣传。索马里代表要说的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事件。

我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政治形势作为劫持儿童的理由。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认为主席的裁决是明智的。他说索马里代表可以在不损害议程项目的情形下继续发言。换句话说，他给予索马里代表足够的自由去讲一些话，而不牵缠到枝节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现在再开始讨论是否要让索马里代表继续他的发言，是很不幸的。我认为，较为明智的做法，就是确保不要再有不恰当的打岔。在这方面，我要吁请法国代表和索马里代表注意。

首先，我们这儿有两项控诉。安理会要处理的问题，不仅是劫持事件的问题。劫持问题是我们的法国同事提出的控诉，这是第一封信。但是我们也收到索马里政府控诉法国侵略索马里的一封信，这是第二封信。假如要让索马里代表解释他

的立场的话，我认为不让他提到任何他认为是问题根源的东西，都是不切实际的。

我要向索马里代表呼吁，不要用安理会的论坛来详细讲述在所谓法属索马里的形势问题，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安全理事会讨论法属索马里的非殖民化。但是，我认为假如我们期望索马里代表完全不提他的政府认为造成目前情况的原因的话，是不太公平的。

我还要进一步说，安理会在讨论可能只限于某些特定事件的问题时，也有过先例让安理会的各理事国有足够自由去谈及甚至可以认为是无关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下，我认为安理会主席所作的裁决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让安理会继续讨论下去。

主席：我请安理会注意，主席已决定索马里代表得以继续发言，我相信他会以我的坦桑尼亚同事刚才所描述的精神来发言的。

我请索马里代表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谢谢你主席先生，并且也谢谢利比里亚共和国代表和我的兄弟坦桑尼亚代表刚才的调解。主席先生，现在，请允许我继续发言。同时我希望法国代表能接受刚才几位同事对他的吁请。

在我继续发言以前我要先说明一点，诚如安理会的理事国所正确观察到的那样，我们很难把议程的项目同该项目的背景分割开来。我想如果我们要回来讨论主要的侵略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大多数的侵略都有政治的动机。所以我认为，要把侵略本身同造成侵略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的——分割开来，那是很困难的。由于这个理由，我认为把我现在要控诉的侵略的背景说一说，会使安理会发生兴趣。那么向安理会的理事国道谢以后，我就要从刚才我被打断的地方开始谈起。

大家会记得，十二月五日……

主席：我要请索马里代表原谅，因为法国代表要求准许发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不想无谓地延长这个讨论。

我的坦桑尼亚同事非常正确地指出了，今天的辩论不是谈非殖民化或者法国领土阿法尔和伊萨斯的政治局势，而只是辩论洛亚达事件。他呼吁我们的索马里同事不要离题太远，要有一个范围——我自己十分愿意这样的范围——并且我非常相信索马里代表不会超出这个合理范围的限度。如果他超出这个限度，我就要保留我对他的话作答辩的权利。

主席：我请大家注意，索马里代表正在读他的讲词，我相信他是要读完这篇讲词的。由于没有任何强烈的相反意见，我只须说，法国代表或任何安理会其他理事国都有权尽量做细节的回答。

做了这样的裁决之后，我要请索马里代表继续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大家会记得，去年十二月五日，索马里国家元首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总统，曾吁请法国总统给予该领土人民以立即和无条件的独立。他吁请他和所有非洲国家注意，由于该领土上的地方行政当局对人民有系统地实施严酷的压迫措施，该领土上的局势已发展到十分紧张的程度。

今年的一月二十六日，巴雷总统为该领土上局势的恶化所困恼，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致送急电，再度吁请注意该领土的危险局势。他尤其提到，法国决心不顾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以便保持并保卫法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索马里总统进一步告诉秘书长说，该领土上的反对党和解放运动的领袖正在遭受不断的骚扰、逮捕和酷刑。巴雷总统并且提到一些其它的压迫措施，例如递解出境，挨家挨户地搜索，几乎已成为日常事件，这些都造成了日益紧张和具有爆炸性的紧迫局势。这份电文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S/11965）我相信安理会各理事国都已看到。

索马里国家元首所描述的局势在过去几个星期内，由于法属索马里殖民当局执行的一连串最具挑衅性的暴行而变得更加炽烈起来。这些暴行一直是用来对付当地的人民，尤其是用来对付那些要求摆脱在法国政府操纵控制下建立的军事规定，要求领土的真正的民族独立的人们。

这类暴行的最显著例证就是摧毁吉布提市近郊的贫民小镇巴尔巴拉，然后将大多数居民逐出领土。数千名包括妇孺在内的不幸的人被装上了卡车开往偏远的边境，抛弃在沙漠中任其自生自。据可靠的来源报告，证实了许多人在这种非人道的措施下中途丧命。这项步骤是在法国当局的所谓核查出生证明书的借口下由法国殖民军队和宪兵执行的。在这方面我要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我的声明中所附加的照片*：我希望这些照片都已经分发给诸位了。第5号照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民。绑架法国学校的学童紧跟在法国殖民当局这种残酷行为之后发生，这决非

* 见第S/11989号文件。

是偶然的巧合。

我国代表团必需就法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第 S/11977 号文件中对洛亚达事件的一些严重歪曲事实的部分表示我们的看法。法国认定是索马里军队的煽动挑起了洛亚达事件，这完全不是事实。我们已经声明过，该地区根本没有索马里军队。所有的证据都指明，海关人员和附近的人民在法国进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们从来没想到会被牵连到绑架事件中或是作了法国当局措施下的受害者。

我国代表团必需进一步指出在刚才提到的第 S/11977 号文件所附的地图上一些歪曲部分。在洛亚达海关的走廊上，甚至整个该地区就这件事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射击手，海关的警察根本就没有带什么机关枪。在事件发生时，索马里边界这一方开火的机关枪全部是法国军队越过边界跑到索马里领土上射击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该区域至少有九辆法国装甲车，而非地图上所指的两辆。对吉布提的索马里领事没有和法国当局合作的说法我们也必需加以驳斥。我们已经指出，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全力以赴，为学童们尽了他一切的努力。因此法国当局对他的努力毫不感激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我国代表团对法国代表团关于人命方面采取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表示意见。他们的发言，一方面强调法国射击手们在抢救法国学童时据说极为谨慎小心，而另一方面，对索马里的妇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残杀，则淡然置之不理。这些妇女和儿童绝不象法国代表团所说的在靠近武装部队人员的情况下被杀，而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或跑到附近树丛中避难的时候被杀的。

在这方面，回述一下据说是法国海外领土部部长，奥利维埃·斯蒂恩先生所作的一个声明也是很重要的，他在二月四日描述在攻击中死亡的人数是“悲惨的”但又辩称，这次的进攻拯救了儿童的生命。

在法国政府方面，这的确等于是清楚地承认了，在洛亚达不分青红皂白残杀索马里公民，不是一个意外事件而是预谋计划中的一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法国政府对它的军队和宪兵鲁莽急躁的行动造成大量妇孺伤亡的后果，正力图掩盖自己的责任。它还企图掩盖它对索马里领土和公民无缘无故地侵犯的事实。

法国几家大报刊登了一些亲往侵略现场采访的名记者所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使人们怀疑法国政府对此事所作的报导的真实性。这些文章提供的大量证据都可以证明我国代表团所作的报告是真实的。从这些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校车中伤亡的法国学童都是在法国边界内被法国军队开枪射击的。这些文章还提供证据，证实了索马里政府所做的指控：是法国武装部队跨越索马里领土边界，残杀了手无寸铁的人民，毁损了他们的财产。

例如，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就说，法国官方连续的报导并没有完全地解释这个事件的各个方面。它接着说“有几项因素使人们怀疑“由于校车外面约一百米处沿边界集结的军队开枪射击造成了儿童一死四伤的说法”文章内所举的两个因素不仅足以使人怀疑法国政府的报告，而且完全驳倒了法国政府的报告。文章说，二月九日被批准前往事件现场采访的新闻记者看到，校车上中弹的部位都是面向着法国军队而非面向索马里一方的。现在请容许我在安理会的理事国面前提出一张从索马里一方拍摄的校车照片，我是指第10，第11号照片——我相信这些刚才散发的照片大家都有了。从照片上看，校车身上没有一个弹孔。此外《世界报》还说，从死亡的儿童头部取出的致命的子弹，其尺寸和轨线都指明它是从法国一方射出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每日日报》一篇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象事件发生后地方军事当局所宣布的那样，在索马里边界这一面的两名机枪手曾向儿童的校车射击，那么校车面向索马里的这一面上找不出子弹痕迹的事实又要怎样解释呢……？”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人道报》一篇文章说，许多战斗的痕迹都是在索马里边界以内发现的，这些痕迹证实了索马里官方报告的说法，即法国军队，尤其是两挺

架好的机关枪，曾深入洛亚达村内三百米的地方。该报继续说，从法国这一方在十五分钟内发射七千发子弹的事实可以看出攻击的密度。这篇文章说，至于校车上留下的弹痕全是从法国方面发射的子弹造成的这一事实更是在场的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目睹的。该文又说，可能是小女孩被杀的地方留有七发枪弹痕，并且都是从同一方向射来的。这篇文章尤其重要的是肯定了深入索马里领土以内的机枪之一曾向三名索马里警察背后开枪并立即杀死了他们。

我相信安理会的理事国现在都明白，何以法国政府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写信给安全理事会（S/11961号）后决定不坚持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同时也可以明白何以法国外交部长那时认为边境事件已经结束。不需再进一步追究了。我国政府认为，这个事件当然还没有结束，我们相信就这件事作一次充分的辩论是有迫切需要的。对我国领土的武装进攻，对我国领土完整的侵犯，对我国公民的野蛮谋杀，对我国财产的滥施摧毁，当然都不能轻轻放过而不使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我国政府相信，安理会将严厉指责法国政府下令采取那种行动，并要求法国以后不得再向我国采取进一步的非法行动。安理会也应该要求法国撤回它在索马里边界上和四周的军队。

同样地，安全理事会必需注意到法国对法属索马里人民采取的不人道措施。将该领土上的人民成日地，大量地迁离放逐，并剥夺他们的基本政治权利，这样的做法如果继续下去，就只有在区域和国际和平上付出代价。

因为法国代表团已经提请安理会注意涉及法属索马里学童的绑架事件，我要澄清的是，我国政府既不宽恕这种行动，也没有在任何方面参与这种行动。诚然如同我们已经声明过的那样，我国政府严重地关怀被绑的儿童，并在当时情况容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切步骤以求拯救儿童的生命，争取释放他们。

但是，法国当局不肯以当时情况所需要的克制，小心谨慎地处理，而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被所谓法国神枪手击毙的人中还包括了调解人在内。在袭击校车中惨死的的一名儿童和其他几名受伤的孩子都是那些法国外

籍军团的军队放肆急躁的行动造成的。这些军队的血腥残酷和形同雇佣兵的行径，不仅早已为法属索马里人民所熟知，而且也是从前属于法国殖民帝国下各地的人民所熟知的。

我诚恳希望这次的绑架事件——尽管可痛可悲——不致转移安理会对我们的辩论的实质问题的注意，这就是法国对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领土和公民的无缘无故地，冷血地武装侵略。

多年以来，法国一直抗拒大会派遣观察员前往索马里的要求。我国政府相信，鉴于边界上存在的受威胁局势，鉴于对洛亚达事件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说法，安全理事会应当安排立即派遣调查团前往该地区，以便查明事件的真相。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如果安理会做了这样的决定，我国政府将会给予调查团以最充份的合作。

这一调查团另一重要工作将是估计洛亚达地方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以便决定法国必需向索马里政府付出的赔偿。

最后，我要求安理会特别注意到大会的结论，即法属索马里局势已构成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会有潜在的有害影响。大会对该地区的忧虑如今已得到了证实。不待特别聪明的人就可以看出，法属索马里是多事之秋的地方之一，这里的地方性冲突会产生严重的国际后果。我国政府相信安理会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求获得公正和急迫的解决。

最后，我要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特别是利比里亚和坦桑尼亚代表，他们力求保证安理会的辩论在照顾全面的情况下进行。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对索马里代表在叙述洛亚达事件时，提到的各点，我保留详细答辩的权利。他引述几个法国记者的话，但这些报导的真确性已经在法国和其他地方受到很普遍的怀疑。我将在后面证明这些话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既然我们的同事索马里代表觉得有必要向安理会说起洛亚达事件的所谓政治背景，我却不跟他一样来讨论法国在阿法尔和伊萨领土的政策，只想让安理会听一听法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作的声明。这个声明使人不可能怀疑法国政府对阿法尔和伊萨领土的意向。我相信这一声明可以证明，索马里代表认为有必要针对我国在该领土的政策提出的意见，都是多余的。法国政府的声明如下：

“法国政府确认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土必须独立，并规定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方法。”

“法国留驻吉布提，因而分担维持非洲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均势的工作，了解到这一点，法国自认为必须维护这个领土的边界完整，确保这个领土的安全，维护当地人民的尊严，以确保这个领土能够获得国际主权。法国政府准备保证这个领土的完整和安全。而且还要设法取得直接有关国家和国际机构或区域机构的必要保证。

“此外，法国政府还在地方机构的范围内，呼吁领土内各个政党负责人集体确定宪政和民主政治方面的原则，其中包括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为了改善未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法国政府准备使这个国家继续作为东非一个海洋出入口，并确保维持交通和贸易上的保证。法国政府一方面确保领土人民享有自决的权利，一方面将寻求办法，保证这个新国家与法国保持友好和合作的关系，在最好的条件下取得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从事发展。”

刚好在一个星期前，部长会议举行每星期一次的会议后，发表正式公报，其中就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土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表示：

“法国政府回顾到它已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宣布愿意引导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土达到独立，并且尊重自决的原则。

“这个和平行动旨在促进独立，在国内，应该在领土的各个代表机构里，本着大团结的精神进行公开讨论，为这个和平行动作准备。在国外，也应该采取明确的立场，来尊重这个未来国家的边界，以促成这个行动。

“为了这个目的，法国政府已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宣布它将同这个领土的代表，以及其他国家和有关机构，采取必要的行动，拟定种种保证办法，来促进和加速这个领土的独立进程。关于这一点，该区域热心希望能够和平民主地实现独立。”

主席：请索马里代表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我细心地听了法国代表刚才的发言。一方面我保留我国政府将来对这个发言提出必要意见的权利，一方面我要首先指出，在我国政府看来，到目前为止，法国政府愿意给予这个领土的独立，并不是真正和彻底的独立。凭我对法国代表刚才的发言的理解，我觉得我刚才所说的话是有些道理的。一方面，他说法国很愿意给予该领土独立，但另一方面，他却宣布法国有责任保证这个领土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成立以后，维护或保证本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就是这个主权国家的责任，而不是任何其他主权国家的责任。

主席：请允许我打断索马里代表的发言，以便说明主席始终设法让大家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辩论议程上的事项。但是，辩论工作到了某一点，就超过了这个限度，超出了范围。当然，这位代表想审议提出的任何问题——就象他刚才提出的那种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因为这是联合国各会员国的权利。但是，为了遵照我们目前的议程，我希望这位代表本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刚才建议的精神，尽量合理地保持话不离题。

侯赛因先生：主席先生，现在既然你这样说，我就保留我以后再对法国代表刚才所说关于法国政府愿意给予这个领土独立的话提出意见的权利。

主席：我注意到午饭时间到了，对各位理事的健谈也发生了奇妙的影响。

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因此，我提议结束今天上午的会议。但在散会以前，我想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们目前审议的事项如果要安理会再举行会议或作进一步的协商，我将同他们联络。如果安理会各理事国同意这样做，我就宣布散会。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